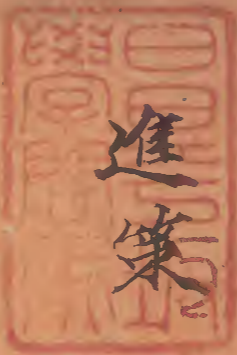


淮海文集

十二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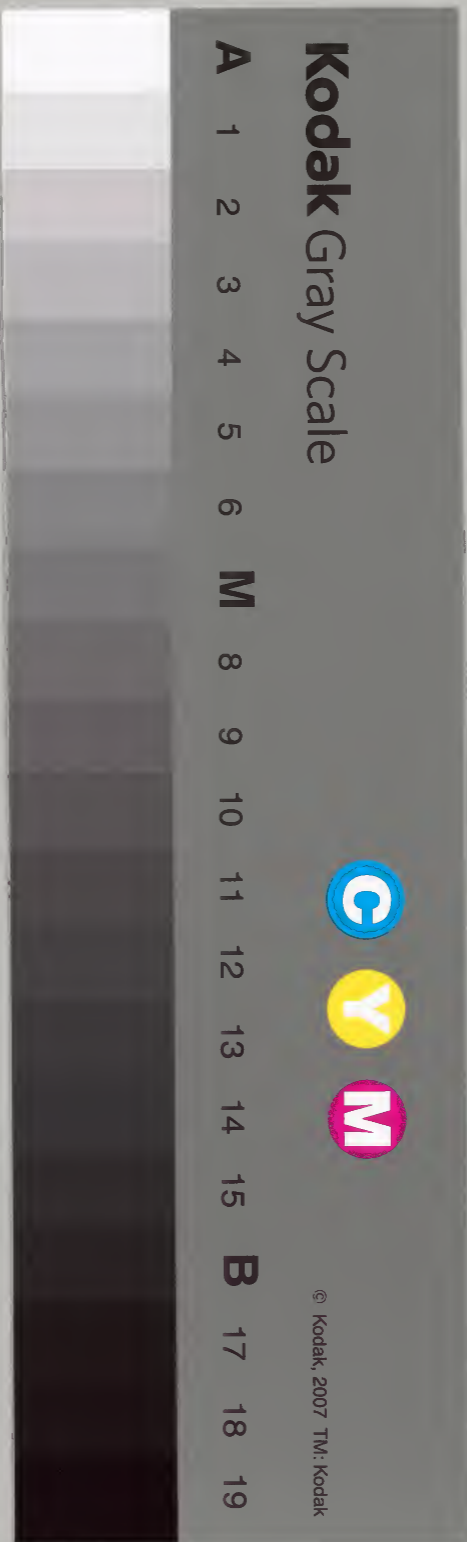


			五 四 六 二	漢書門
一 〇	八 九	函	號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函		五 四 六 二		漢書
一 五 架	一 〇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462	
冊數	10	(	3)
函號	重	2	7

共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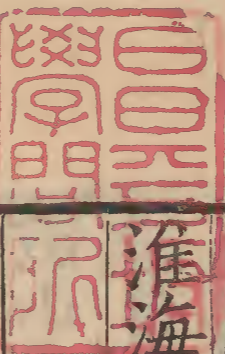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淮海集卷第十二

淺草文庫



秦觀 少游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蛄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  
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  
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  
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  
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剝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  
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  
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



遂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  
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踈賤條其意之所欲言  
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  
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  
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  
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  
極則急不成一債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爲  
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  
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

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群聽作朋  
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闕略作人材揚  
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起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  
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  
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  
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  
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  
變之蒼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  
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  
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



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費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立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

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未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弃



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  
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冶鑄  
之事他日吏緣以爲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  
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  
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  
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爲詆欺之言悖亂群聽以爲先帝  
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人  
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  
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  
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爲大養

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  
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孝秦皇漢武  
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  
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  
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  
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  
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外黜之  
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况親承於  
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  
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



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  
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  
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  
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  
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  
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  
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  
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

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  
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  
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  
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  
則百官之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  
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  
似賢者有之申以親踈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  
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  
臣則進退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  
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



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爲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爲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爲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爲相十有九年顓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爲下邳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誣唐德宗晚言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

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爲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



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  
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  
失而為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為姑息何則設之  
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強勢  
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強非弱天下  
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術者天下之常而無術  
者聖人之至術也雖然御強勢者必以寬而強之弊實  
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

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喋血之餘除誹謗  
去肉刑減笞法定筆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  
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  
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  
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  
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  
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荐興思明  
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脅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  
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  
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



彊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潁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季欵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為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施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者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 治勢下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乂亂俱欲無為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縣之心削平僭偽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為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敷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



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  
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  
爲法術任惠文以取媮快上下迫脅民不堪命故陛下  
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  
忠鯁於謫籍平冤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  
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  
而過直矣何告訐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  
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隱忍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  
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冥冥之中矣夫

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  
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  
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焉  
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  
救之以猛猶關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  
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而不  
已則又將至於關鬲不通再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  
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遏逋慢  
之原杜解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  
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淮海集卷第十二

此處為書寫區域，內容極其模糊，難以辨識。可見其為書寫之跡。

淮海集卷第十三

進策

秦觀 少游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蓋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世計也臣竊以為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馮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



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  
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  
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  
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  
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轡銜尾千里不絕四  
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廬  
右澗表裏山河扼殽黽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  
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  
然雍得之可以爲重故自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  
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曷朝據

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  
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  
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  
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  
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  
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  
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  
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背道材官有變則以  
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  
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二十四府其在關中



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為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為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

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歛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



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為國尉奚祁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奚祁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為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臧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歎曰安違眾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

其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



不爲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竒材異行實爲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爲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竒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踈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柰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刻則天下之竒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



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不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充

賦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旣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欲攘擊姦惡如報私讎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爲之一空臣愚踈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怪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著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此



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  
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  
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  
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  
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  
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  
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爲割  
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  
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瘡病  
因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  
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  
脩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栖鳳之徒  
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  
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  
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  
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  
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  
之臣執其論盡矣

明黨上

臣聞明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術不



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莫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

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慘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竒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



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徙廢禁者空百人卒不知修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

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為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雲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仄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



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為  
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  
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  
被進用者輒為小人一切指以為黨又至於三君八顧  
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為標榜公肆  
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  
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  
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  
淹以為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  
於臺閣小人不勝其僨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

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  
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為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  
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  
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  
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  
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為黨人而死  
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  
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  
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  
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



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  
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淮海集卷第十三

淮海集卷第十四 進策

秦觀 少游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  
者器識闕而風節勵問學博而行治純通當世之務明  
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  
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  
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紀又無顯  
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  
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



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  
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勵之於  
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  
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  
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  
能事者常在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  
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榱桷豫章  
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  
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橈必以  
爲狙猿之杙稍脩則以爲榱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

掖橈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榱桷豫  
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橈之故遂并  
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  
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各在仕  
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  
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  
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嶽歆歷落穎脫  
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  
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  
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



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  
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裨謚能謀於野則  
獲於邑則否黃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  
長亦有所短也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瞽  
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  
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  
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  
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  
旁死於太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位  
以來屢下明詔舉諫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  
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  
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勿疑人情不能無小  
過非有顯惡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  
時之功則彼將輸寫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  
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榮危辱之所從長久亟  
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  
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  
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



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為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皇始作牧司連坐告匿之法兩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且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為新語用叔孫通之說

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攬撫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為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誣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



其事皆孝悌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讎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讎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

愛重以經術為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為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枉後惠文之事父教其子兄詔其弟以為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浚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為本法律為末而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揚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



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  
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爲吏也而假  
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  
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  
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  
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  
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  
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爲  
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闌出財物矣密人有告  
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爲汝能高

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爲受所監臨  
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二木生  
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今  
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  
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  
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  
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爲縱未能盡罷  
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  
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  
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由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眩蠹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筆削著為一切之令取濟暮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為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奪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算困窮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厨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為免

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徇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哀多以為寬剩厚積以為封楮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既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為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寔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為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



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為非古租庸調為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為弊法以此易彼寔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為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sub>名御</sub>也其乙則少子之所<sub>名御</sub>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sub>名御</sub>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君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sub>名御</sub>合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撓者乎父以為

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蓋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為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為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其材可棄其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姜姬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爲  
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爲輕浮好爲高世之論者則又  
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爲德行德行者道也  
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  
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  
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  
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  
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  
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  
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

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  
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  
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在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  
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  
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  
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  
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  
任恤者則問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  
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興之於鄉  
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



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  
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  
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僞行之人弊車羸馬竄伏巖穴  
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  
或號嵩少為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  
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為賈  
馬班揚學賈馬班揚而不至者為鄴中七子學鄴中七  
子而不至者為謝靈運沈休文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  
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  
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

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  
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  
為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  
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  
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  
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為祭終之芻狗雨後之  
土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  
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  
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驊騮騏驎一日而馳  
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



書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為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為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為科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淮海集卷第十四

淮海集卷第十五 進策

秦觀 少游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用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為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竒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瑄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



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為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為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爵祿格為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為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為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師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

所為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為非則數十萬室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為郡守而仕嘗再為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為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遞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為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為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



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  
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  
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  
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  
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  
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  
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爲雜揉名存

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  
也而其況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  
師乖違之條爽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惻然憫之  
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  
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謂  
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向  
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  
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  
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  
於莫爲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



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蓋  
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  
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  
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  
進故大臣為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  
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  
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  
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負外率一秩  
而有八名如禮部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  
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

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  
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  
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轂而天下皆將沉沉然倫取  
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為已任此亦制官之深意  
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為  
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  
所不厭而莫為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  
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為之  
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  
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為爵勸不為祿勉古之人



有行之者蒙穀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爲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晁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爲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資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夫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榷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筭舟車告緡錢以推抑商賈造皮弊省耐金以侵幸封君



其者至今吏坐列肆販物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  
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後酒  
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其者至累萬金而  
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  
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本朝至  
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貢賦經  
常之外殆無一豪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  
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  
於是大農富晉武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畢七  
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

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  
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  
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  
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  
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  
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即位  
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  
以掊克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廩廩  
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  
大夫矯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羗中有大河之費其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為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斂散以究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取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為阿堵物臣切笑之以為此乃姦人故為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

錢不害為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為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其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洪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洪羊所為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為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 財用下

臣嘗以為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



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竊竊焉從事於鬪鬪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強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

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爲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田一晦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



而例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  
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爲  
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  
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  
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  
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  
器則一間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  
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  
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

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  
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南  
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  
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  
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  
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  
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  
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今雖有儀制之  
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  
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爲



之度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  
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  
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  
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為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  
器罷不急之務以為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  
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  
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  
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  
財之術矣

淮海集卷第十五





